



长篇反腐小说
CHANGPAN FANKU SHIJI

祝长城给省委写了上万字的认罪书

并书面辞去省委副书记的职务

高威

周明夫◎著

GAOWEI 高威

祝长城给省委写了上万字的认罪书，
并书面辞去省委副书记的职务。

省委书记郑坚沉痛地说：我认为检查是很深刻的，尤其是
已经使用了最严肃的字眼：认罪！

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

周明夫○著

GAOWEI 高威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位/高明夫著. —北京：中国检察出版社，2009.1

ISBN 978 - 7 - 5102 - 0049 - 6

I . 高… II . 高…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03314 号

高位

高明夫 著

出版人：袁其国

出版发行：中国检察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(100040)

网 址：中国检察出版社 (www.zgjccbs.com)

电子邮箱：zgjccbs@vip.sina.com

电 话：(010) 68650024 (编辑) 68650015 (发行) 68636518 (门市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市德美印刷厂

开 本：16 开

印 张：19.75 印张

字 数：341 千字

版 次：2009年2月第一版 2009年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5102 - 0049 - 6/D · 2029

定 价：30.00 元

检察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

目 录

第 1 章	人有悲欢离合	(1)
第 2 章	市长剪彩被泼女人冲撞	(12)
第 3 章	福不双至祸不单行	(17)
第 4 章	凭什么让利一亿七千万	(24)
第 5 章	不下水怎么知道水深浅	(35)
第 6 章	螳螂捕蝉黄雀在黑暗里	(45)
第 7 章	有多大风就有多大的浪	(58)
第 8 章	有暴利必然有刀光剑影	(70)
第 9 章	寻找天堂的路也在脚下	(81)
第 10 章	大货已经上路背朝西	(88)
第 11 章	无所顾忌才能无所畏惧	(101)
第 12 章	凡是冤家没有不路窄的	(116)
第 13 章	脱壳之计正在完美拟议中	(134)
第 14 章	我是不是应该跟你下下围棋呢	(152)
第 15 章	恐怖分子的最新破坏	(167)
第 16 章	只要我们能拿到证据	(183)
第 17 章	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	(201)
第 18 章	被骗的母子只能一死	(219)
第 19 章	美国 SMS 药业集团副总裁	(229)
第 20 章	可怕的真相伤人心	(239)
第 21 章	逮捕杀人灭口的嫌疑犯	(246)
第 22 章	两百两黄金打造市长真身	(254)
第 23 章	巴西肯定不是逃犯的天堂	(267)
第 24 章	爱情也能被黄金熔化	(282)
第 25 章	一笔勾销的不仅是五千万美元	(294)
尾 声	(308)

第1章 人有悲欢离合

按照组织部的工作特点，部长找下面同志谈话是不允许随便打扰的，尤其秦怀义在检察院这样一个很敏感的部门工作，中途打断他们的谈话，就更显得不妥。

明月高悬，午夜过后，喧嚣疯狂的玫瑰天涯夜总会歌舞厅，像是遭遇了恐怖分子的袭击，突然变得像太平间一样死寂无声。

大街上骤然响起飞驰而来的警车声，夜总会临街的门面依然灯火辉煌，照得警车上赤橙黄绿青蓝紫。

半开的总经理办公室门里传出来阵阵喊声，守候在门外的员工们，个个说不清是兴奋还是害怕，反正都竖起耳朵仔细听：

“叔啊叔啊，我，我我出事啦，有人，夜总会闹事，马魁给干掉了！”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谁把谁干掉了？”

听对方又说了一遍，叔叔也恼火起来：

“你这个该死的东西！我就知道你早晚要闹出事来，怎么把人干死的？”

“手……手枪。”

“啊？那……你那个马什么呢？”

“那个该死的马魁逃跑了！”

“报警没有？”

“我还没……”

有人竟敢违背总经理的规矩，门也不敲就闯进总经理办公室：

“庄总庄总，警察来了好多好多……”

恼火的庄总朝来人摆摆手，又对着话筒说：

“叔叔，你们的人来了，来了好多！”

“行了，你先去应对他们。”

没等他挂断电话，防暴警察已经冲进办公室，他赶紧转身迎上前去，却被警察用枪指住：

“站在那里别动！你是庄严经理吧？”

他努力挺一下肚皮，郑重回答：

“是，我是庄经理。”

刑警盯住他，咄咄逼人：

“你看到凶手了吗？”

庄严马上低下头：

“是，是看到了……他拿枪……跑了，真的跑了。”

刑警的眼神更加犀利，追问道：

“你认识他吧？”

他声音更低了：

“你说什么？我不认识凶手，不认识。”

法医和技术处的警察已经在现场就位，拍照、测量、提取脚印、寻找弹壳。俯卧地上的男性死者拍完照被翻过来，胸部的鲜血已经黑硬，地上一大摊血迹像似新涂的黑漆。从死者的口袋里搜出来名牌的皮夹子，还有宾馆的房间钥匙。证件显示年轻的死者叫万林，香港居民。

万林的尸体被担架抬了出去。刑警要庄严马上召集现有员工去公安局录证词。

庄严瞅准刑警不在身边，悄悄交代他的员工们：

“告诉你们，谁也不准乱讲！我叔叔就是公安局长，没啥大不了的！刚才我怎么跟警察说的听到没有？照着说！谁敢乱说我整死你！”

听说庄总经理的叔叔是公安局长，有点儿兴奋的员工立马规矩起来。

早晨七点多钟，秦怀义手提一套老式的多层饭盒走出医院大门，主动招呼几名上班的医生护士。

“秦局长又给老婆送饭，您真是风雨不误！哎，昨天夜里，我家旁边的玫瑰天涯夜总会，警车叫得吓人，觉都睡不成，到底出了啥坏事儿啊？”

秦怀义傻看着护士长，答不上话来。

“怎么？连你局长都不知道啊？你们可真得好好管管了，它那夜总会整天出事儿，害得我们四周居民不得安宁。”

一位身材窈窕的女护士笑起来：

“护士长，人家秦局长是反贪局长，不是公安局长，你说的夜总会他管不着。”

“怎么就管不着呢？是公检法就该管老百姓的安全。”

秦怀义苦笑着看她们走进医院，拉开半新的切诺基车门。大街上车流如海人流如河，时间就是金钱，上班一族为了争抢金钱互不相让。秦怀义很快沉没在车海里动弹不得，将近两年了每天他都要早起一个小时，做好妻子喜欢吃的饭菜，送进医院，可怜的淑娴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治好？

人民检察院门口，警卫身旁站着一位老人，看见秦怀义的车子，老人马上迎上来。秦怀义只好在门口停车。

“老人家，您有什么事？”

老人两手颤抖着捧给他一封信：

“同志，我实在看不惯他们啊，好好的国营企业，活活让他们糟蹋毁了，就没有人出来管管？我就不信他们能逃脱法律！他们做的坏事我都写在这里，您一定好好看看，一定要法办他们！”

秦怀义接过信，紧握住老人的手：

“放心吧老人家，这上面有你的联系方式吧？”

“有，有。”

“好吧，到时候我也许要麻烦您老人家。”

反贪局今早有个会议，秦怀义却被侦查二处的资深处长荆大钟拦在会议室门口。

“哎，我说老秦，我可只能告诉你一个人……”荆处长拍着他的肩膀，看看

前后没人，一脸神神秘秘，“前两天，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，我了解，你好像已经被列入副检察长的考察对象。我可得好好恭喜你啊。”

秦怀义知道和他一起被考察的还有眼前这位荆大钟。

“什么呀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。”

“要我看，像你这样的能力和资历，早该提拔了。不过，这事儿需要保密，你可不要出卖我呀。”

“我可没听你说什么。”

反贪局会议室里坐着十几名反贪干警。三十来岁的李准打开笔记本汇报：

“盛和百货的案子，基本查清楚了，副总经理姜一，从一九九七年上任以来利用分管进货的权力，先后收受供货商的贿赂三十多万元，结果导致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商场，坑害了顾客，败坏了商场信誉。”

“证据确凿、事实清楚吗？”秦怀义追问道。

“所有受贿事实，都有足够的证人、证据。”

秦怀义在笔记上做好记录：

“好，马上移交起诉处。小刘，你们那个案子呢？”

小刘随即汇报：

“交通局运管处处长戴银强的案子，按照举报信的线索，我们一一进行查实，完全可以认定，戴银强利用办理营运许可证收受车主钱财，事实成立。但是，行贿人多数是出租车司机，不愿意作证，所以，戴银强究竟受贿多少在取证上还有一定难度。”

秦怀义点点头：

“其实，出租车司机对戴银强这种人，是看不上的。不过，他们身上又有一些江湖气，觉得当时求人办事，送钱送物是自己主动的，现在揭发人家很不仗义。你们只有把握好他们的心态，取证才能顺利。”

秦怀义接着又说，大家这个月工作干得不错，尤其小刘第一次独立办案，化装成乘客，和车主交朋友，经常调查到半夜。小刘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来，大家鼓鼓掌鼓励鼓励。每次例会都要表扬有成绩的同志，是秦怀义多年来养成的习惯。

秦怀义把检察院门口接到的举报信交给李准说，我看过了，如果这位老工人检举的情况属实，那个东风无线电二厂的原厂长白友良就逃脱不了制裁，你先去摸摸底，回头我们再研究。

政治部主任李根柱连着拨了几个电话号码，都没人接，反贪局的人都上哪儿去了？他只好拨通秦怀义的手机：

“老秦啊，你们在哪儿呢这么神秘兮兮的？我有事找你，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位……”

秦怀义挂断手机，站起来宣布：

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检察长又给我们派来一位侦查高手。”

李根柱告诉伊巧巧：

“你们秦局长是省政法学院毕业的，当过侦察兵，转业到检察院也有十几年了，工作一直很出色，你过去以后要好好向他学习。”

“我早听说过秦局长很能干，好像他爱人的身体不太好。”

李根柱正要领着伊巧巧去见秦怀义，电话响了，市委组织部部长要找秦怀义谈话。

常柏市长五十开外，方头大脸，身材高大，从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到分管政法的副书记，一直干到今天的位置，金城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认为，他理所当然荣升金城党政一把手。可是，半年前却从外市调来了一位市委书记武天民。于是又有最新传说，说常柏将另有重任，很有可能升任副省长。但是，这一虚拟的荣升到现在还没有兑现。

在常柏的办公室里，省电视台记者正在采访他。年轻女记者对摄像下达开机指令，随即熟练地举起话筒说：

“常市长，您好。金城是我省的龙头城市，又是省府所在地，我们想请您谈一谈金城在企业改革方面的具体做法和成功的经验。”

对于这类采访常柏显然轻车熟路，滔滔不绝地展开话题：

“企业改革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，我们市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，在省委、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，在企业重组、打造上市公司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。总的来说我们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……”

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，常柏礼貌地向女记者摆摆手，拿起电话。

女记者听见电话里在说：

“常市长您好！我是义文集团执行总裁白友良啊，我们送去的请柬您收到了吧？我们义文集团上市的庆典，正等着您大驾光临剪彩呢！”

白友良原来是无线电二厂厂长，曾经生产过彩色电视机，在电视机奇缺的那

个年代，他在金城可算是个风云人物。后来不知怎么搞的，无线电二厂说倒闭就倒闭了，不少人说是白友良贪污挥霍的，厂里有些工人还联名上告过，但是市里对此另有考虑，批准他和美籍华人邵俪俪成立了合资企业。白友良不知道无线电二厂至今还有人告他，在他看来二厂的一切早已成为无人问津的历史垃圾。此时他结束与常柏市长的通话，马上又拨通另一个手机，语气由恭敬转为亲近：

“喂，我说我的邵董事长，您走到哪里啦？”

“我马上到，不好意思啊，让您一个人张罗。”

金城最繁华的大街上，7系宝马车上的邵俪俪一手驾车，一手接打手机。

“没关系，就是常柏市长还没来，您是不是亲自给他打个电话？”

“如果市里领导忙，就不用请了，我们义文集团股票上市的庆典，对于金城整个经济来说又不是什么大事。”

白友良一听就急了，对着话筒嚷嚷起来：

“我们已经对外界宣布了，很多单位的领导和新闻单位都是冲着常市长来的，市长要是不来了，我们的面子就丢大了！”

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领导来不来，我们哪能决定啊？这样吧，你先不要着急，等等再说吧，也有可能常市长一会儿能来。”

金城市委大楼是刚刚落成不久的崭新建筑，简朴的建筑风格中显露着气派，据说它还是一位意大利著名设计师在意大利设计的杰作。

组织部部长办公室里，部长对秦怀义说：

“经组织考察，市委常委会通过，现在基本确定，提名你为金城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，暂时还要兼任反贪局长，等公示后按组织程序任命。我受市委常委会委托，向你反馈一下考察中发现的问题和市委对你的希望。”

部长接着说这些年来，你从转业到检察院政治部当干事开始，再到副处长、到反贪局任局长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工作扎实，很有成效。在这次考察中多数同志认为你是检察系统难得的人才，有能力，有水平，为人正直，立场坚定。尤其是在妻子病重的打击下能够坚强地面对现实，工作上不松劲。

部长这番话讲得太到位了，让一贯经不住表扬的秦怀义心头一阵阵发紧，鼻子一阵阵发酸，一时控制不住流下了眼泪。组织部长嘛总是很善于掌握干部的心理，知道自己的话达到了预期效果，很自然地停顿下来，不失时机地为被感动者倒上一杯水，更加关怀地问道：

“你爱人的病，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这句话问得恰到好处，正中秦怀义的酸穴，秦怀义的眼泪像洪水泛滥起来，他赶快用双手捂住脸，哽咽着说：

“越来越重，越来……我觉得，好像快，快……”

他实在不忍心对自己的爱妻说出那三个字。

秦怀义妻子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，正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，除了还能呼吸，几乎再没有别的活动能力。病床四周堆满各种医疗仪器，医护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抢救。两年前苏淑娴到这里来检查妇科病，没想到检查结果竟然是子宫癌。

抢救的主治医生用微型手电筒照射她的眼睑：

“快不行了，赶快通知病人家属。”

陪护的小保姆哭啼啼地说：

“刚才打过好几次电话，不知为啥秦叔叔手机关机啦……”

主治医生想了想：

“她能没有别的亲人吗？”

小保姆怯怯地直摇头：

“俺不知道，俺就知道俺们家刘叔叔跟他们很亲，俺是刘冲叔叔家的保姆，是他叫俺来照看一下苏阿姨的。”

主治医生着急地叫起来：

“那你赶快给你刘叔叔打电话呀！”

小保姆哎了一声立马往外跑。

主治医生怕她跑得慢，在她身后大声喊道：

“赶快！”

小保姆说的刘冲，是城建开发公司的总经理，和秦怀义关系特殊，刘冲和妻子梅月娇、秦怀义和妻子苏淑娴都是高中的同班同学，后来都考进省里的几所大学。刘冲和秦怀义大学毕业都分配到部队，一起上了越南前线。在老山的战斗中刘冲受伤，是秦怀义把他背下来的。

刘冲正在建设工地上督导施工，口袋里的手机响起来，随从人员提醒他接电话，他家小保姆急切地喊道，刘叔叔，你快帮忙找找秦叔叔吧，秦叔叔电话总也不开机，我打几次都找不到他……刘冲急了，快说你什么事儿找他？苏阿姨不行了！

刘冲扣上电话，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，我战友的爱人在医院病危，我必须要去看看，你们就按刚才说的办吧。

说话间工作人员已经把司机招呼来了，刘冲坐进车里急忙到处打电话找秦怀义。最后只好打到反贪局办公室，伊巧巧接完电话跑到李根柱办公室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

“李主任，刚才秦局长的战友打来电话，说秦局长爱人病危，要秦局长马上去医院，可是他手机关机。”

李根柱一下子跳起来，紧锁双眉，马上拨通市委组织部的电话：

“李秘书吗？我是检察院老李，我想问一下，部长和秦怀义谈完话没有？秦怀义的爱人病危，医院要他必须马上过去……”

年轻的李秘书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：

“啊，好，好，我去看一看，他们谈完了没有。”

李根柱放下电话想了想，问伊巧巧：

“老秦去组织部开车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秦局的车子让小刘开去办案了。”

李根柱马上拿起电话，通知车队秦局长的爱人病危，请他们马上派警车到市委组织部接秦局长去医院。

李根柱抓起桌上的皮包，要伊巧巧跟他马上去医院，看看有什么事儿要做。

“热烈祝贺金城义文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上市成功！”的巨幅标语，悬挂在高大雄伟的天缘大厦门口。十几位披红挂绿的小姐端站两侧，着装整齐的工作人员跑前跑后忙着接待来宾。

义文集团的董事长、总经理邵俪俪驾着宝马车驶过来，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赶快跑上去拉开车门。

邵俪俪并不急着下车，反而和蔼地叮嘱道：

“季秘书以后不用这么客气。你把车子停过去吧。”

季秘书恭恭敬敬答应一声，接过宝马车开进停车位。

邵俪俪驻足打量门口的布置，摇摇头走进天缘大厦，身后跟着一片热情问候的话语。

大厅里礼仪小姐见邵董走来，赶快打开电梯门，训练有素地道一声董事长请进。

邵俪俪走进电梯，小姐马上跟进去。

电梯一点运行的声音都没有，邵俪俪打量一眼迎宾小姐，轻声问客人都来

了吗？

小姐赶快正视邵俪俪，礼貌回答刚来了十几位。

电梯很快到站，贵宾室两侧的迎宾小姐连声问候董事长好，贵宾们应声而起很快迎出来，白友良马上出面一一介绍这位是证监会的王监事，这位是证券交易中心的焦主任，这位是股票大厅负责人……

邵俪俪一一微笑，像国家领导人似的一一同他们握手。回国以后刚来到金城的时候，对这些应酬还很不适应，经过这几年的磨炼，现在应酬可是越来越到位，言谈举止和她的身份也越来越贴切。

部长对秦怀义谈兴正浓，说这次市委常委会上，武书记专门介绍了你在省委党校的学习情况，他好像对你很了解嘛。秦怀义立刻明白原来武书记在他升任副检察长上说了话，只好如实向部长汇报他在省委党校学习的时候，偶然接触过武书记。

部长会意地笑笑，不再多问，但却特别强调：

“武书记对我们组织部的考察意见非常满意，希望你能够将我市的反贪污贿赂工作抓好，抓出成效，为党风廉政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。”

秦怀义看着部长的微笑有些恍惚，他想说我只是跟武书记一般地接触，并不是您想的……可是，人家部长也没说什么呀！

李秘书在部长办公室门口，脑门急出一层汗水，因为按照组织部的工作特点，部长找下面同志谈话是不许随便打扰的，尤其秦怀义在检察院这样一个很敏感的部门工作，中途打断他们的谈话，就更显得不妥。小李几次举手想要敲门，都被部长的侃侃而谈顶住了。

检察院派来的警车已经停在市委大楼门前，只要秦怀义一出来，马上就会载着他赶往医院。年轻司机紧张地注视着大楼门口，生怕耽误了秦怀义的生死告别。

刘冲已经走进医院门厅，边走边给妻子梅月娇打电话，你快来医院，淑娴可能不行了。

天海大酒店经理梅月娇接到老公刘冲打来的电话，赶紧去衣帽架旁脱掉西装，穿上一件带帽子的风衣走出酒店，拉开红色本田轿车车门，坐进驾驶室，发动车子准备上路，一辆检察院的警车从她眼前呼啸而过，警车上，坐着李根柱和伊巧巧。

李根柱和伊巧巧刚走进一楼大厅，梅月娇的车子就开进医院大门，她经常来

医院看望苏淑娴，跟停车场的师傅很熟，就把车停在医院专用的停车位。

“一年前我来过一次，听说苏淑娴掉换过好几次病房，也不知道现在她调到哪儿去了？”李根柱站住说。

“我去问问吧。”伊巧巧说。

梅月娇正好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听说要找苏淑娴，马上回过头来，看见他们一身检察院制服，轻声说：

“你们是看苏淑娴吧？请跟我来。”

天缘大厦贵宾室里座无虚席，后来的客人只好站着。白友良忙着应酬客人，额头上已经渗出汗珠，见到邵俪俪掩饰不住着急，把董事长拉到没人处说，常市长还没来啊！

邵俪俪笑吟吟地安慰他：

“不要着急啦。要不，你再打个电话好啦。”

白友良只好遵命，又开始给常柏市长拨打电话。

常柏接受采访刚刚结束，看一眼手机立即挂断，从容地对记者说：

“好，于记者，我还有个会议，中午就请何秘书陪你们再交谈交谈，深入了解一下企业改革的全面情况。有什么困难可直接给我打电话。”

于记者不无夸张：

“非常非常感谢常市长，您讲得太精彩了！我们中午就不在这儿啦，还要赶回去马上编辑呢。”

“那好，欢迎你们再来。”

常柏转身暗示何秘书：

“你马上好好给于记者安排一下。”

何秘书点头，当然知道市长是让他安排有关事宜。

部长鼓励秦怀义的谈话已近尾声，他走进里间拿出一封信交给秦怀义，郑重地说：

“我这儿有封人民来信，是举报城建开发公司领导的。信上说，这个总经理竟然力排众议将价值三个多亿的天缘大厦，以一亿多的价钱卖掉了，他从中得了多少好处不得而知。我看你可以先从外围了解一下情况，如果情况属实，可以立即立案，以此打开工作局面嘛。”

听说城建开发公司老总有经济问题，秦怀义心里打个激灵，此刻他真想知道信里有没有指名道姓说到刘冲？他只好双手接过那封沉重的信，小心地装进皮包里。一个多小时的谈话，部长已经说得口干舌燥，端起水杯喝下一口水竟然咳嗽起来。

李秘书听见部长咳嗽就知道谈话结束了，赶快推门进来，急切汇报：

“池部长，刚才检察院来电话说，秦局长爱人病危，让他赶快去医院。”

部长一惊，厉声问道：

“什么时候来的电话？”

小李胆怯回道：

“有一会儿了。”

部长面露不满训斥道：

“胡闹！你为什么不早报告？”

秦怀义听到这个消息，一下子跳起来，又见部长火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部长走过来，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慰道：

“老秦，快去医院吧，你有什么难处随时来找我，凡是组织上能给你解决的，我一定帮你解决。”

秦怀义握紧部长的手，发自肺腑说了一声谢谢，疾风一般冲出部长办公室。

市长专车已经停在办公大楼门口，秘书从前门下来为常柏拉开后门。市长专车刚刚开走，秦怀义快步跑出，等候的警车司机朝他喊叫秦局长快来上车！

义文集团的贵宾室里，参加庆典活动的贵宾们已经坐不住了，邵俪俪依然沉着地望着窗外，她那张干净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急切。白友良却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站不住坐不稳。

秦怀义坐在警车里紧握手机，满头是汗：

“刘冲？你在医院？好好好，我五分钟就到！”

大街上，市长专车和检察院的警车在较劲，市长专车司机故意减速让警车开过，两车会车的一刹那，双方都看清了对方的面孔。

“这警车也太狂了吧？简直连市长专车都不放在眼里？”市长专车司机说道。

常柏摆摆手对秘书说：

“把车号记下来，回头落实一下，看看他们在执行什么紧急任务。”

会车的一瞬间秦怀义才发现，跑在前面的是市长专车，马上觉得有些不妥，但为时已晚。好在前面是十字路口，去医院和去天缘大厦方向正好相反，两车立刻结束了不愉快的遭遇，一东一西分道扬镳。

第2章 市长剪彩被泼女人冲撞

人群里一阵骚动，顺着人们的视线看到一辆奥迪车狂奔而来，凭直觉人们知道是常柏市长大驾光临。

天缘大厦门前，参加庆典活动的各路精英已经站成一排，正中间预留的空位显然是给常柏市长的位置。正在精心安排来宾排序的白友良，突然发现庄严也站在队列里，赶快将他拉到没人处：

“你处理得怎么样了？昨天夜里那倒霉事儿。”

“没事儿了！我们每个人讲一遍杀人经过，事先我都教过他们了，完事儿后就让我们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”

“那，马魁呢？”

庄严扑哧一笑：

“我他妈早就叫他跑了！”

白友良还是不放心，死瞪着庄严似乎想从他脸上发现点什么破绽：

“这小子不能被抓到吗？”

“那我哪儿知道？到啥时候再说啥时候的话吧。”

白友良还是不敢放松警惕：

“死者是哪儿的？什么人？”

庄严只听说死者是对面宾馆的房客，便下意识往宾馆看了一眼，正好看到警察和嘎经理从宾馆里出来。按照约定嘎经理上午九点到宾馆来接万林谈事儿，结果被守候在那里的公安干警当做知情人传讯，以后关于万林被杀案的一些背景情况多数是由嘎经理提供的。庄严猜到警察去搜查了万林的住处，但万林到底是什么人他确实不清楚，只好告诉白友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
白友良一听变得焦躁不安，不得不下了命令：

“这事儿，你要马上处理利索，等这儿完了事儿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”

人群里一阵骚动，顺着人们的视线看到一辆奥迪车狂奔而来，凭直觉人们知道是常柏市长大驾光临。白友良赶快迎上前去找个最显眼的位置，等待常市长的车子停靠。其他人也往前涌，生怕落在后面。邵俪俪迈着四方步缓缓从大门走出来。

奥迪车很快开到白友良面前，白友良拉开车门，常柏走下车来扫视过众人，而后将手伸向款款走来的邵俪俪。

“抱歉，忙得脱不开身。”常柏庄重深沉地说，继而低头看一眼手表，语气突然变得大有煽动力，“现在是十点五十八分，正是庆典活动开始的大好时机嘛！邵董事长，祝贺你！”

“感谢常市长的大力支持。”邵俪俪也提高了声音说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！你们义文集团的股票上市，直接关系到金城招商引资的大好形势，如果领导不来庆贺，那就是失职嘛。所以，无论工作多忙，这里，我一定是要亲自来的！”

“是啦，常市长嘛，总是能在千头万绪中把握住重点啦，这也是我们义文集团的荣幸嘛。”邵俪俪看着众人说，然后转向常柏，“我看，既然是常市长认定的大好时机啦，那么我们的庆典活动就开始吧，常市长您请啦。”

人民医院门口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，秦怀义未等警车停稳，就跳下车子冲进医院大厅。医院走廊东西贯穿近百米，自从妻子住院以后，秦怀义每天都要从这里走几个来回，可是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感到这道走廊如此漫长总也跑不到尽头，难道它今天真的要通往地狱吗？秦怀义极力控制心里的泪水，一再念叨沉着、沉着、再沉着，但脚步怎么也不听他的指挥，踉踉跄跄，奔向妻子的病房。他听见空旷的走廊里似乎回荡着自己椎心刺骨的哀鸣：淑娴一定等等我等等我来了……

秦怀义觉得自己似乎跑过了春夏秋冬，跑了两年，终于看见病房门口，刘